

《史記》筆下的「長者」

馮樹勳*

〔摘要〕

太史公之記載「長者」一類人物，並非純粹以正面或負面形象來描述，亦非如論者所言以諷刺專制君主為目的。《史記》所載，反而是在秦漢巨大的社會背景下，對「長者」多層次的形象特徵予以捕捉，來彰顯一種時代人格形態的轉化。太史公特意引導讀者深思，進一步透過史實，建立起西漢長者的「立體」形象。因此，本文首先蒐集現存可見的兩漢文獻中，涉及「長者」的相關描述，試圖探討在西漢中葉以前「長者」是否已有共識。此後集中展示太史公在《史記》中對長者的描述，並分析長者形象的轉變和發展，試圖拓清太史公筆下長者的定義、內涵、形象和核心價值所在。

關鍵詞：太史公、司馬遷、《史記》、長者、西漢

* 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副教授。

一、前言

《史記》書中論及「長者」之內容甚多，查《史記》中「長者」一詞的出現共 63 處，除了〈滑稽列傳〉1 處，屬褚少孫所補，並非史遷手筆以外，語境為秦漢以後者，共 50 處。¹前賢對長者問題的討論，當起自呂祖謙（1137-1181）認為：

用人必先長者，舉事必先大體，此固漢之所以為治，而非漢之君臣建為此言也。因秦之世，其說不行，而為鄉黨閭里珍貴而扶持之者，漢知天下公論所主取而用之爾。方秦之末，其用人先苛察亟疾，以捷給為務，以相先為能，以衆論為陋而不取……持重者以為可鄙，簡樸者以為可厭。秦之治如此，宜夫二說之不用也。嗚呼！說之不用，棄於上而隱於下，為上者不可不察也。²

呂氏之論，實頗為精闢，蓋其先指出「用人必先長者，舉事必先大體」，在西漢初期乃漢廷用人之方向。然此等晉用人才方針，又非西漢君臣有意為之，乃出於對「秦政」（秦代用人標準）的一種社會性反彈。

由是而影響近賢柳詒徵（1880-1956）於〈長者言〉一文中提出：「春秋戰國多稱君子，兩漢多稱長者。吾觀太史公及班范書，十九皆長者言也……然至楚漢之際，群眾心理趨重長者，終兩漢世不衰，則兩漢者長者之時代也。」³臺灣學者

¹ 《史記》中共記述「長者」63 處，其中語境屬西周者：〈衛康叔世家〉1 處；屬春秋者：〈秦本紀〉、〈越王句踐世家〉、〈孔子世家〉及〈伍子胥列傳〉各 1 處；屬戰國者：〈孟嘗君列傳〉、〈平原君虞卿列傳〉及〈魏公子列傳〉，各 1 處，〈刺客列傳〉3 處；屬秦漢者：〈項羽本紀〉2 處、〈高祖本紀〉5 處、〈平準書〉1 處、〈外戚世家〉1 處、〈楚元王世家〉1 處、〈齊悼惠王世家〉1 處、〈曹相國世家〉1 處、〈陳丞相世家〉3 處、〈張耳陳餘列傳〉1 處、〈黥布列傳〉1 處、〈淮陰侯列傳〉1 處、〈酈生陸賈列傳〉1 處、〈季布樂布列傳〉1 處、〈袁盎晁錯列傳〉1 處、〈張釋之馮唐列傳〉4 處、〈萬石張叔列傳〉7 處、〈田叔列傳〉8 處、〈魏其武安侯列傳〉1 處、〈韓長孺列傳〉1 處、〈平津侯主父列傳〉1 處、〈汲鄭列傳〉2 處、〈儒林列傳〉1 處、〈佞幸列傳〉1 處、〈滑稽列傳〉1 處、〈日者列傳〉2 處、〈太史公自序〉2 處。

² 〔宋〕呂祖謙：《大事記解題》，收入《四庫全書》第 324 冊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 年），卷 10，頁 387-388。

³ 柳詒徵：〈長者言〉，《說文月刊》1944 年第 4 卷，頁 377。

閻鴻中，乃順此思路而有《從崇尚「長者」的風氣看西漢前期政治》一文。⁴上述對西漢（柳氏概言兩漢）「長者」多採正面陳述的角度，惟對於西漢時期「長者」的負面評價者，則徐復觀（1904-1982）於〈論史記〉一文中，有如下的論述：

但專制政治穩定後，凡可稱為人才的，皆不易為政治社會所容，而皇帝所要求的，乃在於「長者」型的人物。〈田叔列傳〉：「孝文帝既立，召田叔問之曰，公知天下長者乎？」這說明了專制政治，進入到安定時期，專制主所要求的不是人才而是長者；長者以現在的話說，即所謂「老實人」或者稱為「忠厚人」。馮唐當文帝面前說：「陛下雖得廉頗李牧，弗能用也」，也正是看透了這一點。……他（司馬遷）不會喜歡這種長者型的，但他是在寫歷史，「長者」已成為這一時代的歷史形相之一，於是他便以卓越的描寫技巧，寫出了〈萬石張敖列傳〉及〈田叔列傳〉。⁵

徐先生以為太史公之記載「長者」一類人物，乃是欲彰顯在專制政權中，只有「老實」無用之人，才受到君主重用，而排斥「人才」，這是把歷史「真實」以側筆表現的一種方式。

而在「長者」的思想內涵方面，余英時在〈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〉一文中，認為太史公心中的循吏，屬之黃老的消極形態，而非儒家「富而後教」的形態，其謂：

茲就《史記》本文略加分析，以澄清司馬遷的循吏觀。我們試讀上引「太史公自序」中「奉法循理之吏，不伐功矜能，百姓無稱，亦無過行」幾句話，便可發現他對循吏的描寫完全是負面的；他祇強調循吏在消極方面不做什麼，卻無一語道及他們在積極方面究竟做什麼。他在「循吏列傳」記述魯相公儀休也說：

奉法循理，無所變更，百官自正，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，受大者不得取小。

⁴ 閻鴻中：《從崇尚「長者」的風氣看西漢前期政治》（臺北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88年）。

⁵ 徐復觀：〈論史記〉，《兩漢思想史》（臺北：學生書局，1979年），卷3，頁393-394。

這仍然是強調「無」、強調「不」，全從反面落筆。我們看了這些文字，似乎可以推斷司馬遷心中的循吏是漢初文、景之世黃老無爲式的治民之官。⁶

當然余先生所談的是西漢初年的「循吏」，但試看《史記》中所記的這些循吏，其治民的風格幾乎全同於「長者」（《漢書·循吏傳》中「天子以（黃）霸治行終長者」而君以推許，更可見出兩者的共同處）。⁷綜而論之，以純粹正面或負面形象描述《史記》中的「長者」，可能皆不免有以偏概全的毛病。更重要的是，現時對此問題的探討，其採用材料皆不離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，單一材料也可能引起視角狹隘的問題。

因此，本文雖集中展示太史公在《史記》對長者的描述，但第一步先蒐集現存可見的兩漢文獻中，涉及「長者」的相關描述，試圖確定司馬遷對西漢中葉以前「長者」的描述，僅屬一家之言，或在其時學界有一定的「共識」？如其為一家之言，但是否獨具卓識，屬於孤明先發，還是執一無權的偏見呢？

再進一步而言，確定從《史記》的視角觀之，何種準則始能符合「長者」的定義？這種定義的內涵，又究竟是儒家形態為主導、抑或依黃老無為作主調，此皆屬懸而未決，必須予以澄清的內容。又如果說西漢（前期／中期）的「長者」的形態有所變異，其主要的分水嶺，究竟是文帝、景帝或武帝時期，才出現巨大的變化？此皆本文所欲一一予以拓清的內容，亦可能較為接近太史公對「長者」的視角也！

二、《史記》中的「長者」演變

《史記》作為西漢中葉及以前的歷史總集，其保存史料雖因年代遠近不同，而有「詳近略遠」之情狀。但以史遷家兩代史官，長期浸潤於石室金匱之書中，⁸其

⁶ 余英時：〈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〉，《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87年），頁193。

⁷ 〔漢〕司馬遷：〈循吏列傳第五十九〉，《史記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2年），頁3101。另〔漢〕班固：〈循吏傳第五十九〉，《漢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6年），頁3631。

⁸ 〔漢〕司馬遷：〈太史公自序第七十〉，《史記》，頁3295-3296。載：「太史公（談）執遷手而泣曰：『余先周室之太史也。……余死，汝必為太史；為太史，無忘吾所欲論著矣。』……遷

所掌握的材料，當是其時最為豐富的。是以，從《史記》文本，亦可略知「長者」一詞在不同時代的意涵別異。在《史記》中提及「長者」一詞最早的歷史場景，乃〈衛康叔世家〉載：

周公旦懼康叔齒少，乃申告康叔曰：「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，問其先殷所以興，所以亡，而務愛民。」⁹

此為西周初年，姬旦因康叔年幼，未必能充分把握諸侯職分，因此要求康叔「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」，請教興亡之道。在這種背景下，「長者」的政治功能，一如「賢人君子」，皆是其德行與政治智慧，有足為諸侯效法者，才會受周公的重視，特向康叔推薦。由是觀之，則早自西周以來「長者」一詞，除了有年輩高尊之義外，亦必然包含政治智慧與德行操守並高之義。這當是「長者」一詞，最早已具有政治與道德意涵的具體證明。

當然，進入春秋時代，「長者」一詞並未發生巨大變化，僅是出現了一些新的用法，使其涵義略有分歧，例如〈秦本紀〉：「（秦仲）有子五人，其長者曰莊公」；¹⁰〈越王句踐世家〉：「而長者不能，故卒以殺其弟」等，¹¹「長者」一語乃於兄弟中「居長之意」，並無政治或品德意涵在；甚至如〈孔子世家〉載：

俯首流涕曰：『小子不敏，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，弗敢闕。』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，絀史記石室金匱之書。」

⁹ 〔漢〕司馬遷：〈衛康叔世家第七〉，《史記》，頁 1590。載：「周公旦懼康叔齒少，乃申告康叔曰：『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，問其先殷所以興，所以亡，而務愛民。』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，酒之失，婦人是用，故紂之亂自此始。為梓材，示君子可法則。故謂之康誥、酒誥、梓材以命之。康叔之國，既以此命，能和集其民，民大說。」

¹⁰ 〔漢〕司馬遷：〈秦本紀第五〉，《史記》，頁 178。載：「秦仲立三年，周厲王無道，諸侯或叛之。西戎反王室，滅犬丘大駱之族。周宣王即位，乃以秦仲為大夫，誅西戎。西戎殺秦仲。秦仲立二十三年，死於戎。有子五人，其長者曰莊公。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，與兵七千人，使伐西戎，破之。於是復予秦仲後，及其先大駱地犬丘并有之，為西垂大夫。」

¹¹ 〔漢〕司馬遷：〈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〉，《史記》，頁 1755。載：「至，其母及邑人盡哀之，唯朱公獨笑，曰：『吾固知必殺其弟也！彼非不愛其弟，顧有所不能忍者也。是少與我俱，見苦，為生難，故重棄財。至如少弟者，生而見我富，乘堅驅良逐狡兔，豈知財所從來，故輕棄之，非所惜吝。前日吾所為欲遣少子，固為其能棄財故也。而長者不能，故卒以殺其弟，事之理也，無足悲者。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。』」

「僬僥氏三尺，短之至也。長者不過十之，數之極也」，¹²則完全指「身高」，與年輩高亦無關係了。惟有〈伍子胥列傳〉中：

（吳王）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，曰：「子以此死。」伍子胥仰天歎曰：「嗟乎！讒臣語為亂矣，王乃反誅我。我令若父霸。自若未立時，諸公子爭立，我以死爭之於先王，幾不得立。若既得立，欲分吳國予我，我顧不敢望也。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。」¹³

伍氏以「長者」自居，固然有指吳王枉殺父執，但亦同時為具有德行與政治能力／智慧的功臣之義，此乃目前《史記》引述諸春秋時代語料中，唯一與西周「長者」義相匹之處。

到了戰國時代的記述，長者仍不離年輩高與賢人君子之兩義，但從《史記》的描述中，亦可以看見「長者」一詞有寬泛一般用法（即不能從語境中，清楚區別焦點在年輩高或賢人）與較精準用法的區別（即較能從語境中，明晰地聚焦為年高／賢人／權貴三種意涵者）。前者如〈孟嘗君列傳〉載：「代舍客馮（驩）公形容狀貌甚辯，長者，無他伎能，宜可令收債」；¹⁴或〈平原君虞卿列傳〉中指：「今死而婦人為之自殺者二人，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」。¹⁵至於俞正燮（1775-1840）《癸巳類稿·長者義》結語謂：「蓋長者有三義，父兄一也，富貴人二也，德行高三也。三義注書者不可相牽涉。」¹⁶此三義事實於〈魏公子列傳〉及〈刺客列傳〉兩篇之中，已完全能展示其中意涵，試觀：

¹² 〔漢〕司馬遷：〈孔子世家第十七〉，《史記》，頁 1913。載：「仲尼曰：『僬僥氏三尺，短之至也。長者不過十之，數之極也。』於是吳客曰：『善哉聖人！』」

¹³ 參〔漢〕司馬遷：〈伍子胥列傳第六〉，《史記》，頁 2180。

¹⁴ 〔漢〕司馬遷：〈孟嘗君列傳第十五〉，《史記》，頁 2360。載：「孟嘗君憂之，問左右：『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？』傳舍長曰：『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，長者，無他伎能，宜可令收債。』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：『賓客不知文不肖，幸臨文者三千餘人，邑入不足以奉賓客，故出息錢於薛。薛歲不入，民頗不與其息。今客食恐不給，願先生責之。』馮驩曰：『諾。』」

¹⁵ 〔漢〕司馬遷：〈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〉，《史記》，頁 2373。載：「樓緩對曰：『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？……其母曰：『孔子，賢人也，逐於魯，而是人不隨也。今死而婦人為之自殺者二人，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。』」

¹⁶ 〔清〕俞正燮：〈長者義〉，《癸巳類稿》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 1159 冊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 年），卷 11，頁 492。

侯生因謂公子曰：「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。嬴乃夷門抱關者也，而公子親枉車騎，自迎嬴於眾人廣坐之中，不宜有所過，今公子故過之。然嬴欲就公子之名，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，過客以觀公子，公子愈恭。市人皆以嬴為小人，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。」於是罷酒，侯生遂為上客。（〈魏公子列傳〉）¹⁷

荊軻雖游於酒人乎，然其為人沈深好書；其所游諸侯，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。其之燕，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，知其非庸人也。（〈刺客列傳〉）¹⁸

田光曰：「吾聞之，長者為行，不使人疑之。今太子告光曰：『所言者，國之大事也，願先生勿泄』，是太子疑光也。夫為行而使人疑之，非節俠也。」欲自殺以激荊卿，曰：「願足下急過太子，言光已死，明不言也。」因遂自刎而死。（〈刺客列傳〉）¹⁹

太子曰：「樊將軍窮困來歸丹，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，願足下更慮之！」（〈刺客列傳〉）²⁰

從前述文本可見，「（荊軻）所游諸侯，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」一語中，「長者」與「賢豪」作對照，可知在此語境中「長者」必為權貴之義。而侯嬴語於魏無忌，謂：「市人皆以嬴為小人，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」，此處「長者」雖然亦有賢者之意，但其重點則當放在年輩高之上，蓋侯生已自言「市人皆以嬴為小人」，此與賢人君子之意不無距離，而使魏公子成下士之名者，正是侯氏不一定為賢人能人，而尚因其年輩高而謙下尊禮，方能突顯魏無忌之禮士非同於一般也！至於田光以自殺激荊軻，其謂：「吾聞之，長者為行，不使人疑之。今太子告光曰：『所言者，國之大事也，願先生勿泄』，是太子疑光也。夫為行而使人疑之，非節俠也。」是即田光以「長者」當有不使人疑之的「節俠」品質，今因太子有疑而自裁以自明志節，則於田光心中，「長者」明顯為有德之人之意也。由是觀之，前述俞氏描述「長者」的三種意涵，皆已於先秦為通用語，非西漢以

¹⁷ 〔漢〕司馬遷：〈魏公子列傳第十七〉，《史記》，頁 2378-2379。

¹⁸ 〔漢〕司馬遷：〈刺客列傳第二十六〉，《史記》，頁 2528。

¹⁹ 同前註，頁 2530。

²⁰ 同前註，頁 2532。

後方拓展其語義也。

固然，社會上能對「長者」一詞，有較明確的語義區分，代表著先秦時期「長者」於政治社會，並非一無影響力。反過來說，《史記》一書中，於秦代的記述卻從未及於「長者」一語，這固然可能是記述角度偏頗的問題，但基於史遷所掌握史料，乃在焚書令以後，六國史記已遭到一定破壞，²¹而「秦記獨詳」²²的情況下，則秦代的記述於「長者」並無一詞，很可能表達了一種社會風氣的改變，誠如呂祖謙指：

方秦之末，其用人先苛察亟疾，以捷給爲務，以相先爲能，以衆論爲陋而不取，以在下者爲相阿黨朋比而不用，其舉事不以長遠重厚爲計而不可拔者。計其入不考其出，便於今不謀於後，安於上不問其下之當否也。持重者以爲可鄙，簡樸者以爲可厭。²³

在這種以「持重者以爲可鄙，簡樸者以爲可厭」的極端功利社會中，「長者」因未能「苛察亟疾，以捷給爲務」，故不受重視乃理固宜然。以至秦末，天下皆反「苛法」，則「長者」在政治上，又從新受到重視。

最為著名者，乃是以「約法三章」，²⁴而得到百姓認同的劉邦（?-195 B.C.）。事實上，劉氏之能興起與軍功過人的項羽（232-202 B.C.）對抗，正是依賴他的「長者」形象，在〈高祖本紀〉中曾記：

²¹ 〔漢〕司馬遷：〈秦始皇本紀第六〉，《史記》，頁 255。載：「『……臣（李斯）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。非博士官所職，天下敢有藏詩、書、百家語者，悉詣守、尉雜燒之。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。以古非今者族。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。令下三十日不燒，黥為城旦。所不去者，醫藥卜筮種樹之書。若欲有學法令，以吏爲師。』制曰：『可。』」

²² 〔漢〕司馬遷：〈六國年表第三〉，《史記》，頁 686。指：「秦既得意，燒天下詩書，諸侯史記尤甚，為其有所刺譏也。詩書所以復見者，多藏人家，而史記獨藏周室，以故滅。惜哉，惜哉！獨有秦記，又不載日月，其文略不具。」

²³ 〔宋〕呂祖謙：《大事記解題》，收入《四庫全書》第 324 冊，卷 10，頁 387-388。

²⁴ 〔漢〕司馬遷：〈高祖本紀第八〉，《史記》，頁 362。載：「（漢高祖）召諸縣父老豪桀曰：『父老苦秦苛法久矣，誹謗者族，偶語者棄市。吾與諸侯約，先入關者王之，吾當王關中。與父老約，法三章耳：殺人者死，傷人及盜抵罪。餘悉除去秦法。諸吏人皆案堵如故。凡吾所以來，為父老除害，非有所侵暴，無恐！且吾所以還軍霸上，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。』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，告諭之。秦人大喜，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。」

當是時，秦兵彊，常乘勝逐北，諸將莫利先入關。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，奮，願與沛公西入關。懷王諸老將皆曰：「項羽為人慁悍猾賊。項羽嘗攻襄城，襄城無遺類，皆阬之，諸所過無不殘滅。且楚數進取，前陳王、項梁皆敗。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，告諭秦父兄。秦父兄苦其主久矣，今誠得長者往，毋侵暴，宜可下。今項羽慁悍，今不可遣。獨沛公素寬大長者，可遣。」卒不許項羽，而遣沛公西略地，收陳王、項梁散卒。乃道碭至成陽，與杠里秦軍夾壁，破^(魏)〔秦〕二軍。楚軍出兵擊王離，大破之。²⁵

項羽引兵攻咸陽前，已是軍威無敵，而懷王（?-206 B.C.）諸老將，特遣沛公與其爭入咸陽者。正因項羽僅具有軍事天才，但「所過無不殘滅」，即表示其政治智慧不足。蓋秦民莫不因秦廷苛暴而欲反抗，在政治上需要的不僅是能大破秦軍的將領，在心靈上更需求以「扶義」、「告諭」方式，展示「毋侵暴」的長者。「沛公素寬大長者」的形象，正符合其時社會政治的需要。

「長者」在秦楚之交，是政治上的一項正面形象，即如〈項羽本紀〉中曾載，陳嬰（?-183 B.C.）能下東陽，是因為「陳嬰者，故東陽令史，居縣中，素信謹，稱為長者」。²⁶甚而在〈項羽本紀〉中，項王窮途末路，得「烏江亭長櫂船待」，²⁷勸以卷土重來，項羽稱為「長者」，而不能領會其政治智慧，以為無面目見江東父老而就死地，亦足見「長者」有智有德，獨項王不能領會其政治意涵，而自取滅亡耳！

然而，即在反秦而動亂的秦楚之際，「長者」也不全是正面的語詞。在〈陳

²⁵ 〔漢〕司馬遷：〈高祖本紀第八〉，《史記》，頁 356-357。

²⁶ 〔漢〕司馬遷：〈項羽本紀第七〉，《史記》，頁 298。載：「廣陵人召平於是為陳王徇廣陵，未能下。聞陳王敗走，秦兵又且至，乃渡江矯陳王命，拜梁為楚王上柱國。曰：『江東已定，急引兵西擊秦。』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。聞陳嬰已下東陽，使使欲與連和俱西。陳嬰者，故東陽令史，居縣中，素信謹，稱為長者。」

²⁷ 同前註，頁 336。載：「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。烏江亭長櫂船待，謂項王曰：『江東雖小，地方千里，眾數十萬人，亦足王也。願大王急渡。今獨臣有船，漢軍至，無以渡。』項王笑曰：『天之亡我，我何渡為！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，今無一人還，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，我何面目見之？縱彼不言，籍獨不愧於心乎？』乃謂亭長曰：『吾知公長者。吾騎此馬五歲，所當無敵，嘗一日行千里，不忍殺之，以賜公。』」

丞相世家》記述「（張）負隨（陳）平至其家，家乃負郭窮巷，以弊席為門，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。」²⁸此處之「長者」極可能是權貴之代稱，其義頗為中性，未必皆是有德之士也。至於同傳載：「（高祖）是日乃拜平為都尉，使為參乘，典護軍。諸將盡謹，曰：『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，未知其高下，而即與同載，反使監護軍長者！』漢王聞之，愈益幸平。」²⁹此處所言之「長者」，恐怕是漢軍內原有的實權諸將，對陳平驟得寵幸而心生反感的軍中元老，其德行若何亦可推知矣！至於劉邦雖稱「長者」，但知道諸老將不滿陳平以後，不但不化解諸將與陳平的矛盾，反而是「愈益幸平」把矛盾加劇，則此「長者」是否僅為正面的形象，亦可推知矣！再試觀「長者」沛公如何對待另一「長者」：

沛公引兵西……西過高陽。酈食其^{（謂）}〔為〕監門，曰：「諸將過此者多，吾視沛公大人長者。」乃求見說沛公。沛公方踞床，使兩女子洗足。酈生不拜，長揖，曰：「足下必欲誅無道秦，不宜踞見長者。」於是沛公起，攝衣謝之，延上坐。食其說沛公襲陳留，得秦積粟。乃以酈食其為廣野君，酈商為將，將陳留兵，與偕攻開封，開封未拔。³⁰

劉邦雖然因「長者」之政治號召起家，但對另一「長者」酈食其，表現出前倨後恭的態度，恐怕並非因酈氏自稱「長者」而改變態度，反而是因為酈生指示出「欲誅無道秦」的具體策略——「襲陳留，得秦積粟」而已，這裡史遷開始使用側筆，把「長者」雖然在秦漢之交，即具有正面政治作用，與其背後不無用作宣傳或政治功利思想的情狀，同時展現於讀者眼前，使吾人對「長者」一詞的「立體」意義，有一初步的認識！

三、《史記》中「長者」立體形象——田叔父子

「長者」一詞在《史記》中，以秦漢以後的語境中，使用率超逾 80%，故以之為西漢一代政治社會常用詞彙，洵非虛語也！雖然，如閻鴻中認為：

²⁸ 〔漢〕司馬遷：〈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〉，《史記》，頁 2052。

²⁹ 同前註，頁 2053。

³⁰ 〔漢〕司馬遷：〈高祖本紀第八〉，《史記》，頁 357-358。

秦漢稱許為「長者」之行的，不外六類：（1）醇厚愛人；（2）寬容進賢；（3）懷恩重交；（4）廉潔退讓；（5）重厚木訥；（6）節行義概。³¹

此中論「長者」之行事，基本上均為正面推重之詞，然前節已指出，《史記》中西漢一代「長者」形象，未必即全屬正面形象。試觀〈太史公自序〉中，同屬「長者」的傳語，即可見其中微妙之處：「敦厚慈孝，訥於言，敏於行，務在鞠躬，君子長者。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」；³²「正衣冠立於朝廷，而群臣莫敢言浮說，長孺矜焉；好薦人，稱長者，壯有溉。作汲鄭列傳第六十」。³³〈萬石張叔列傳〉的「長者」重在謙退（敦厚慈孝，訥於言，敏於行，務在鞠躬），而〈汲鄭列傳〉的除「好薦人」外，卻是「正衣冠立於朝廷，而群臣莫敢言浮說」者。史遷當是希望讀者透過對照〈太史公自序〉中的「長者」描繪，看出西漢「長者」的多面性。

第一個值得注意有多面形象的「長者」，厥推漢高祖劉邦。前已指出「長者」在秦漢之交，是有政治市場的。劉邦長者的形象，為他招來了很多不叛的人才，例如〈陳丞相世家〉記述：

王陵者，故沛人，始為縣豪，高祖微時，兄事陵。……陵母既私送使者，泣曰：「為老妾語陵，謹事漢王。漢王，長者也，無以老妾故，持二心。妾以死送使者。」遂伏劍而死。³⁴

正因為王陵之母相信高祖「長者」的正面形象，乃以性命激勵王陵誓死追隨劉邦。然而，漢高祖對於其親屬，史遷所展現的卻是另一種形象。劉邦對功臣猜忌，「鳥盡弓藏」³⁵的故事，自是人盡皆知，但仍可以說是為了確保劉氏政權的「人主雄猜」。漢初為了鞏固出身微弱的王室，於是大封親族為諸侯，³⁶惟兄劉伯子獨不

³¹ 參閻鴻中：〈從崇尚「長者」的風氣看西漢前期政治〉，頁 14-15。

³² 〔漢〕司馬遷：〈太史公自序第七十〉，《史記》，頁 3316。

³³ 同前註，頁 3317-3318。

³⁴ 〔漢〕司馬遷：〈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〉，《史記》，頁 2059-2060。

³⁵ 〔漢〕司馬遷：〈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〉，《史記》，頁 2627。載：「（韓）信曰：『果若人言，「狡兔死，良狗亨；高鳥盡，良弓藏；敵國破，謀臣亡。」天下已定，我固當亨！』」

³⁶ 〔漢〕司馬遷：〈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第五〉，《史記》，頁 801。載：「高祖末年，非劉氏而王

得封，史載：

高祖兄弟四人，長兄伯，伯蚤卒。始高祖微時，嘗辟事，時時與賓客過巨嫂食。嫂厭叔，叔與客來，嫂詳為羹盡，櫟釜，賓客以故去。已而視釜中尚有羹，高祖由此怨其嫂。及高祖為帝，封昆弟，而伯子獨不得封。太上皇以為言，高祖曰：「某非忘封之也，為其母不長者耳。」於是乃封其子信為羹頡侯。而王次兄仲於代。³⁷

劉邦之不封劉伯子，其理由是「為其母不長者耳」，即兄嫂往日於劉邦不親厚仁德，故報之於其姪！但在太上皇追問下，把劉伯子劉信封為「羹頡侯」，這還不是以一己所遭遇兄嫂之不仁，報之於子姪而見其倖倖之存心，此又是何種形態的「長者」胸懷呢？

高祖對不仁之兄嫂，心存怒意，尚可以人之常情為說辭，但作為一位不合格的父親及長官，則必然對於高祖「長者」的形象，屬於一種反諷。這方面的記述，史遷當然不會把它直接記入〈高祖本紀〉內，但〈樊鄴滕灌列傳〉中的側筆，便把高祖「不長者」的形象，直接揭露出來，其云：

還定三秦，從擊項籍。至彭城，項羽大破漢軍。漢王敗，不利，馳去。見孝惠、魯元，載之。漢王急，馬罷，虜在後，常蹶兩兒欲弃之，嬰常收，竟載之，徐行面雍樹乃馳。漢王怒，行欲斬嬰者十餘，卒得脫，而致孝惠、魯元於豐。³⁸

由是觀之，高祖無父子之真愛，事急即「常蹶兩兒欲棄之」。然而，更不長者的是對夏侯嬰（？-172 B.C.），夏侯嬰扮演的角色，有似高祖家臣，與高祖少年已相善，嬰甚至以身受刑而保護高祖。³⁹於漢高失利時，夏侯嬰數救孝惠（？-188

者，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，天下共誅之。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，唯獨長沙異姓，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。」

³⁷ 〔漢〕司馬遷：〈楚元王世家第二十〉，《史記》，頁 1987。

³⁸ 參〔漢〕司馬遷：〈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〉，《史記》，頁 2665。

³⁹ 同前註，頁 2664。載：「嬰已而試補縣吏，與高祖相愛。高祖戲而傷嬰，人有告高祖。高祖時為亭長，重坐傷人，告故不傷嬰，嬰證之。後獄覆，嬰坐高祖繫歲餘，掠笞數百，終以是

B.C.)與魯元公主(?-187 B.C.)，而高祖為人父，事急即「常蹶兩兒欲棄之」，還可謂事急從權（一如項羽欲烹劉太公，而漢王要求「分我一桮羹」）。⁴⁰但對「嬰常收」有存孝惠與魯元公主大功的夏侯嬰，高祖的反應竟是「漢王怒，行欲斬嬰者十餘」，則其人僅知有己，不知有人，其為「不長者」之情，亦可謂彰明較著矣！

正因高祖自始已把「長者」與「不長者」的形象合於一身，如果史遷把西漢「長者」的形象，一律描繪成正面的，乃是對史實的不忠，故而史遷必須在《史記》中，對「長者」形象，作更為具體且多面性的刻劃，這是史家的基本職責。太史公作為良史之材，透過了大量具體史實的篩選，試圖展示「長者」形象的多面性，試觀〈田叔列傳〉，此傳傳主於宦途而言，實無足輕重，雖然傳主子與史遷善，⁴¹但絕不是寫此傳之理由。史公此傳，實必合〈張釋之馮唐列傳〉與〈萬石張叔列傳〉，以共見史公心中，漢朝「長者」的內涵也（詳下文）。

田氏本人被文帝稱為「長者」，並請之論天下「長者」，而田叔即一如馮唐，舉薦雲中守孟舒，此節議論可以澄清一些對其時「長者」的誤解，史載：

孝文帝既立，召田叔問之曰：「公知天下長者乎？」對曰：「臣何足以知之！」上曰：「公，長者也，宜知之。」叔頓首曰：「故雲中守孟舒，長者也。」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，雲中尤甚，免。上曰：「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，虜曾一人，孟舒不能堅守，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。長者固殺人乎？公何以言孟舒為長者也？」叔叩頭對曰：「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。夫貫高等謀反，上下明詔，趙有敢隨張王，罪三族。然孟舒自髡鉗，隨張王赦之所在，欲以身死之，豈自知為雲中守哉！漢與楚相距，士卒罷敝。匈奴冒頓新服北夷，來為邊害，孟舒知士卒罷敝，不忍出言，士爭臨

脫高祖。」

⁴⁰ 〔漢〕司馬遷：〈項羽本紀第七〉，《史記》，頁327-328。載：「（項羽）為高俎，置（劉）太公其上，告漢王曰：『今不急下，吾烹太公。』漢王曰：『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，曰「約為兄弟」，吾翁即若翁，必欲烹而翁，則幸分我一桮羹。』項王怒，欲殺之。項伯曰：『天下事未可知，且為天下者不顧家，雖殺之無益，祇益禍耳。』項王從之。」

⁴¹ 〔漢〕司馬遷：〈田叔列傳第四十四〉，《史記》，頁2779。載：「（田）仁與余（史遷）善，余故并論之。」

城死敵，如子為父，弟為兄，以故死者數百人。孟舒豈故驅戰之哉！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。」於是上曰：「賢哉孟舒！」復召孟舒以為雲中守。⁴²

田叔被文帝視作「長者」，以問之及其他具長者特質的臣下，而田叔薦孟舒，實頗出文帝，以及此時朝廷的意料之外，蓋孟氏正因「坐虜大入塞盜劫」雲中事，在停職查辦中。是以，文帝質問田叔：「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，虜曾一人，孟舒不能堅守，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。長者固殺人乎？公何以言孟舒為長者也？」尤其「長者固殺人乎」一語，具顯朝廷對「長者」形象的理解，長者非獨不會自家參與殺人，甚至陷人於死，也不會參與，而今雲中因一次入寇而死者達數百人，何得謂雲中守將為「長者」乎？這是基於一般常識的判斷，實未深考案件的情實。是故田叔從容言之，先言孟舒牽涉於貫高刺殺高祖事件，⁴³而於明令可能夷三族的風險下，繼續追隨趙王張敖，其為有義可知矣。及為雲中守，而其地「士卒罷敝」，孟氏「不忍出言」，但由於其個人感召力量，「士爭臨城死敵，如子為父，弟為兄，以故死者數百人。孟舒豈故驅戰之哉！」則孟舒雖不驅人戰而戰死者百人，尚不得為「長者」也，惟其有「惻隱之實」，不忍言之，而願與同死，則方足為賢、為長者也！故文帝在位尚多骨鯁而有奇節的「長者」，以帝主能納諫而體察下情也！

此故，景帝（188 -141 B.C.）使田叔案梁王刺袁盎獄，而田叔逕直建議景帝不必考慮此案（雖然被刺的袁盎亦屬於「長者」）。⁴⁴景帝問：

⁴² 同前註，頁 2776-2777。

⁴³ 〔漢〕司馬遷：〈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〉，《史記》，頁 2583。載：「漢七年，高祖從平城過趙，趙王朝夕袒裼蔽，自上食，禮甚卑，有子墻禮。高祖箕踞詈，甚慢易之。……貫高、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：『乃吾等非也。吾王長者，不倍德。且吾等義不辱，今怨高祖辱我王，故欲殺之，何乃汗王為乎？令事成歸王，事敗獨身坐耳。』」

⁴⁴ 〔漢〕司馬遷：〈袁盎晁錯列傳第四十一〉，《史記》，頁 2742。載：「使袁盎為太常，竇嬰為大將軍。兩人素相與善。逮吳反。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，車隨者日數百乘」；又頁 2744-2745 載：「梁王以此怨盎，曾使人刺盎。刺者至關中，問袁盎，諸君譽之皆不容口。乃見袁盎曰：『臣受梁王金來刺君，君長者，不忍刺君。然後刺君者十餘曹，備之！』」可見素有長者名聲的袁盎，甚至因其「長者」德義，以至刺者不忍而有放棄行刺者，仍不得善終於景帝朝。

景帝曰：「梁有之乎？」叔對曰：「死罪！有之。」上曰：「其事安在？」田叔曰：「上毋以梁事為也。」上曰：「何也？」曰：「今梁王不伏誅，是漢法不行也；如其伏法，而太后食不甘味，臥不安席，此憂在陛下也。」景帝大賢之，以為魯相。⁴⁵

景帝所以「大賢」田叔者，蓋以其對以「今梁王不伏誅，是漢法不行也；如其伏法，而太后食不甘味，臥不安席，此憂在陛下也」，則以臣下體諒景帝、太后，乃至梁王，但不隱瞞事實，不曲解法律，惟有置而不問，此在守法持正之餘，於帝室實具「惻隱之實」，故而強化景帝心目「長者」的地位。至於田氏相魯，能感動好貨、好獵的驕王，以致於魯王盡償取財物者⁴⁶及制約魯王出游者，皆是以身作則，而不失恭順之臣禮，如於魯王出獵時，田叔以相而「常暴坐待王苑外」，曰：「我王暴露苑中，我獨何為就舍！」⁴⁷而其子田仁（?- 91 B.C.）亦頗能順承其志節，故「數年，叔以官卒，魯以百金祠，少子仁不受也，曰：『不以百金傷先人名』」，⁴⁸是以，傳贊太史公曰：「孔子稱曰：『居是國必聞其政』，田叔之謂乎！義不忘賢，明主之美以救過。仁與余善，余故并論之。」⁴⁹

不過，有義的田仁並無好下場，蓋於武帝朝中，對於「長者」除非聲望有利用價值（例如「尊顯」卜式「以風百姓」），⁵⁰否則周致於人倫的考慮反而可能成為殺身之禍，《史記》原本紀錄頗簡略：

⁴⁵ 參〔漢〕司馬遷：〈田叔列傳第四十四〉，《史記》，頁 2777。

⁴⁶ 同前註。載：「魯相初到，民自言相，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。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，各笞五十，餘各搏二十，怒之曰：『王非若主邪？何自敢言若主！』魯王聞之大慙，發中府錢，使相償之。相曰：『王自奪之，使相償之，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。』相毋與償之。於是王乃盡償之。」

⁴⁷ 同前註。載：「魯王好獵，相常從入苑中，王輒休相就館舍，相出，常暴坐待王苑外。王數使人請相休，終不休，曰：『我王暴露苑中，我獨何為就舍！』魯王以故不大出游。」

⁴⁸ 同前註，頁 2778。

⁴⁹ 同前註，頁 2779。

⁵⁰ 〔漢〕司馬遷：〈平準書第八〉，《史記》，頁 1432。載：「是時富豪皆爭匿財，唯（卜）式尤欲輸之助費。天子（武帝）於是以式終長者，故尊顯以風百姓。」

……上遷拜為司直。數歲，坐太子事。時左相自將兵，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，坐縱太子，下吏誅死。仁發兵，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，仁族死。陘城今在中山國。⁵¹

依褚少孫補之史實，可較容易掌握田仁誅死的前因後果，特褚氏評論實庸俗而不能把握重點，⁵²此為褚氏補《史記》的特色，而史識之有否，即由此而可判。茲引錄文本如下：

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，此二人前見，詔問能略，相推第也。田仁對曰：「提桴鼓立軍門，使士大夫樂死戰鬪，仁不及任安。」任安對曰：「夫決嫌疑，定是非，辯治官，使百姓無怨心，安不及仁也。」武帝大笑曰：「善。」使任安護北軍，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。此兩人立名天下。⁵³

田仁上書言：「天下郡太守多為姦利，三河尤甚，臣請先刺舉三河。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，與三公有親屬，無所畏憚，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。」是時河南、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子弟也，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。是時石氏九人為二千石，方盛貴。田仁數上書言之。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，謂田少卿曰：「吾非敢有語言也，願少卿無相誣汙也。」仁已刺三河，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。仁還奏事，武帝說，以仁為能不畏彊禦，拜仁為丞相司直，威振天下。⁵⁴

其後逢太子有兵事，丞相自將兵，使司直（田仁）主城門。司直以為太子骨肉之親，父子之間不甚欲近，去之諸陵過。是時武帝在甘泉，使御史大

⁵¹ 參〔漢〕司馬遷：〈田叔列傳第四十四〉，《史記》，頁 2778。

⁵² 同前註，頁 2783。褚少孫的結語云：「夫月滿則虧，物盛則衰，天地之常也。知進而不知退，久乘富貴，禍積為崇。故范蠡之去越，辭不受官位，名傳後世，萬歲不忘，豈可及哉！後進者慎戒之。」觀此評論，似田仁等之死，乃是貪戀官位而至，此於任安或然，而於田仁則為完全的誤導，更使武帝的橫暴不得彰明，何以能言表見史事之真相乎？褚氏不才評論，皆有類此者。

⁵³ 同前註，頁 2781。

⁵⁴ 同前註，頁 2781-2782。

夫暴君下責丞相：「何為縱太子」，丞相對言：「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」。上書以聞，請捕繫司直。司直下吏，誅死。⁵⁵

田仁受重用，乃由其詔對稱旨，而又與任安相互推重，而得任為「護邊田穀於河上」，後為丞相司直，乃因其「不畏彊禦」，「請先刺舉三河。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，與三公有親屬，無所畏憚，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」；「是時河南、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弟也，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。是時石氏九人為二千石，方盛貴」。由是而知田仁實有為民之心，至於太子事，則更見其為人「司直以為太子骨肉之親，父子之間不甚欲近，去之諸陵過」，其非賣放太子，而實為保存武帝骨肉，而武帝反作仇報，謂：「何為縱太子」，而竟族誅田氏，則知在武帝朝，君子實難為之，故史公許直不疑與周文為「篤行君子」，實有其特殊語境在焉，非故為恕詞也！而武帝表面行儒術，而對儒家價值，固有利用多於尊信者，由此亦可以明矣，其行之刻薄寡恩者，實尤過於用黃老之孝景，故《史記》能不以側筆記之？如是又得不為「謗書」乎？此所以王肅（195-256）謂魏明帝（204-239）：「此為隱切在孝武，而不在於史遷也」，⁵⁶此言實得之也！

四、文帝時期長者核心意涵的確立

史公在〈張釋之馮唐列傳〉借傳主之口，論漢季「長者」與「名將」的基本形態。而長者猶為重點，史公以一系列三個列傳（包括本傳、〈萬石張叔列傳〉及〈田叔列傳〉），以反覆說明漢初「長者」的型態。釋之論「長者」始於建議文帝不要因口辯之能，而超遷虎圈嗇夫至上林尉，史云：

釋之從行，登虎圈。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，十餘問，尉左右視，盡不能對。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，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。文

⁵⁵ 同前註，頁 2782。

⁵⁶ 《三國志·鍾繇華歆王朗傳》載：「（魏明）帝又問：『司馬遷以受刑之故，內懷隱切，著史記非貶孝武，令人切齒。』（王肅）對曰：『司馬遷記事，不虛美，不隱惡。劉向、揚雄服其善敘事，有良史之才，謂之實錄。漢武帝聞其述史記，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，於是大怒，削而投之。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。後遭李陵事，遂下遷蠶室。此為隱切在孝武，而不在於史遷也。』」見〔晉〕陳壽：《魏志》，《三國志》，收入《四庫全書》第 254 冊，卷 13，頁 263-264。

帝曰：「吏不當若是邪？尉無賴！」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。釋之久之前曰：「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？」上曰：「長者也。」又復問：「東陽侯張敖如何如人也？」上復曰：「長者。」釋之曰：「夫絳侯、東陽侯稱為長者，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，豈數此嗇夫諛諛利口捷給哉！且秦以任刀筆之吏，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，然其敝徒文具耳，無惻隱之實。以故不聞其過，陵遲而至於二世，天下土崩。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，臣恐天下隨風靡靡，爭為口辯而無其實。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，舉錯不可不審也。」文帝曰：「善。」乃止不拜嗇夫。⁵⁷

張釋之此處把漢代初年（至文帝），長者的基本型態加以鉤畫出來，其中基本有兩點：

從行為論之，則不尚言而尚實：「夫絳侯、東陽侯稱為長者，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，豈數此嗇夫諛諛利口捷給哉！」張釋之又解釋其不贊同升遷嗇夫的原故，是恐怕以言不以實成為風氣，故曰：「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，臣恐天下隨風靡靡，爭為口辯而無其實」；此亦呼應〈萬石張叔列傳〉贊：「太史公曰：仲尼有言曰：『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』，其萬石、建陵、張叔之謂邪？」之說；⁵⁸但察其行事之原則，卻應是有禮以見寬仁：從文本內「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，十餘問，尉左右視，盡不能對。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，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」，則可側筆見出，虎圈嗇夫為表現自身的才能，於是不顧其上級上林尉的臉面，於文帝面前侃侃而談，這正是無禮的表現，與〈萬石張叔列傳〉中石奮的形象，恰為相反。至於張釋之本人，亦為有禮者，觀其與王生相善之過程，即可知：

王生曰：「吾老且賤，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。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，吾故聊辱廷尉，使跪結韉，欲以重之。」諸公聞之，賢王生而重張廷尉。⁵⁹

⁵⁷ 參〔漢〕司馬遷：〈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〉，《史記》，頁 2752。

⁵⁸ 參〔漢〕司馬遷：〈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〉，《史記》，頁 2773。

⁵⁹ 參〔漢〕司馬遷：〈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〉，《史記》，頁 2756。載：「王生者，善為黃老言，處士也。嘗召居廷中，三公九卿盡會立，王生老人，曰『吾韉解』，顧謂張廷尉：『為我結韉！』釋之跪而結之。既已，人或謂王生曰：『獨奈何廷辱張廷尉，使跪結韉？』王生曰：『吾老且賤，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。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，吾故聊辱廷尉，使跪結韉，欲以

是則張廷尉之賢，乃以其甘受長者之使，而為黃生「跪結轡」，而使廷臣「重之」，蓋其即為長者之代表也！不過，更值得重視的是張釋之強調「秦以任刀筆之吏，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，然其敝徒文具耳，無惻隱之實。以故不聞其過，陵遲而至於二世，天下土崩」，則於張氏心目中，秦吏最值得詬病處，乃「在無惻隱之實」的不仁取態。在政治上即表現為上下皆不願面對過失，由「不聞其過」以致「天下土崩」，故必須記取秦廷的歷史教訓，尤其在文帝初政，必須考慮上有好者的影響，「下之化上疾於景響，舉錯不可不審也」，不宜向臣下傳遞出錯誤的政治訊號，因此不應以言而擢升齷齪。文帝不僅接受了這項建議，而且「上就車，召釋之參乘，徐行，問釋之秦之敝。具以質言。至宮，上拜釋之為公車令」。⁶⁰由是觀之，則文帝實為敏於政治見識之君主，不惟以小而見大，並要求直指秦政敝病之本源，以問於釋之，而釋之亦能「具以質言」，則其時君臣真能傾心相吐，故文帝之治，較漢初大有改觀，實良有以也！

但基本型態以外，則「長者」一詞，因應不同的人物，便可以有不同的心態、才智和實踐能力，甚而可謂千姿百態了（故而如徐復觀，以為「長者」的形象必為負面，⁶¹便不一定能符合史公在《史記》中的記述了）。大率言之，秦楚之際至漢代中葉以前，長者的形態在不同君主統治時期，實有不同的變化，約舉以言之。

秦楚之際至高祖初年：高祖被稱為長者，乃以其相對於秦吏，以致於秦、楚時好殺人的諸將（如：項羽）而言，更為符合寬厚之度，於諸將沒有那麼直接有威脅性。而高祖亦因而而取得別樹一幟的政治本錢（詳前文高祖「長者」形象的相關討論），這為亂世中的「長者」，其「寬厚」已於時世中為不可及矣。然而，以天性論，除較少殺人外，漢高祖實與「長者」的形象大有區別，觀其於戰時求活對子女的態度（詳〈高祖本紀〉及〈樊鄴滕灌列傳〉的討論），以至對功臣的誅戮，何得謂能符長者有禮而寬仁，甚或訥於言而敏於行的基本形態呢？不過，高祖以「長者」而取得政治成就，漢初能倖存的將相重臣，亦率多符合「長者」的形象，故而在漢初政壇中，「長者」自有其特殊的政治角色，此為「長者」於漢代政壇受重視的原始也！

重之。」諸公聞之，賢王生而重張廷尉。」

⁶⁰ 參〔漢〕司馬遷：〈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〉，《史記》，頁 2753。

⁶¹ 詳參徐復觀：〈論史記〉，《兩漢思想史》，卷 3，頁 393-394。

文帝年間，是「長者」外在形象最為豐富的年代，追本溯源，則經歷呂氏尊政以後，漢室重臣所以選擇於高祖諸子中，迎立文帝，正是由於：

大臣議欲立齊王，而琅邪王及大臣曰：「齊王母家駟鈞，惡戾，虎而冠者也。方以呂氏故幾亂天下，今又立齊王，是欲復為呂氏也。代王母家薄氏，君子長者；且代王又親高帝子，於今見在，且最為長。以子則順，以善人則大臣安。」於是大臣乃謀迎立代王，……⁶²

是知代王劉恆（文帝），於漢高諸子中，並非最優先人選，但群臣剛面對呂氏等外戚驕橫，幾移劉氏國祚之切痛，故對於「惡戾」的齊王母家，特表反感，而對比「君子長者」的代王母家薄氏，特有好感，才成就了文帝受到迎立。因此，文帝踐祚以後，時常保持謙下這項「長者」的特長（例如：文帝元年群臣議立太子，而文帝固辭）。⁶³

正因文帝有此「長者」的特點，因而文帝一朝是《史記》記述中，具有最多樣化，最有性格的「長者」雲集之時。我們甚至可以看到，自文帝朝開始，部分官員高抬「長者」的形象，是為了對抗秦吏的政治性格（雖然秦朝已亡，但漢代的官制以致法制，基本上仍是承繼秦朝而來，並沒有巨大的轉變，因此漢代知識分子，有不少人是要反秦，而自建漢家正統的）。⁶⁴從前文張釋之的言論看來，這時有十分強烈的政治意識，要求把「長者」基本上與文法吏（漢承秦制）的典型作對比，並擺脫秦吏的政治性格，而要求自建漢家對更新政治形象的宣示，故而這時候的「長者」，便別具政治意義了，這亦是漢代政治上，「長者」一語的最正宗表現。

蓋張釋之等人，表現了「長者」除基本形態外，一項十分核心的要求：持正

⁶² 〔漢〕司馬遷：〈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〉，《史記》，頁 2003。

⁶³ 〔漢〕司馬遷：〈孝文本紀第十〉，《史記》，頁 419-420。載：「正月，有司言曰：『蚤建太子，所以尊宗廟。請立太子。』上曰：『朕既不德，上帝神明未歆享，天下人民未有嘽志。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，而曰豫建太子，是重吾不德也。謂天下何？其安之。』……上曰：『……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，多賢及有德義者，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，是社稷之靈，天下之福也。今不選舉焉，而曰必子，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，非所以憂天下也。朕甚不取也。』有司皆固請……上乃許之。」

⁶⁴ 馮樹勳：〈西漢初年的正統性問題〉，《人文中國學報》2008 年第 14 期，頁 287-322。

／法不阿。這本是從寬仁於民／於下，以及有實效／表現，再推進一步而必有者。何以言之，蓋擺脫秦刀筆吏的「爭以亟疾苛察相高」，不尚「徒文具耳」，而重視的是那一顆為政有「惻隱之實」的心腸，但反秦法不等於不應有漢法，故守法以持正，才是真正有惠於百姓的表現，因此《史記》本傳強調的，正是張釋之的「守法不阿」的態度，觀乎史公傳贊云：「張季之言長者，守法不阿意。」⁶⁵此處直接把論「長者」與「守法不阿意」兩者連繫起來，正表明史公認為張釋之是「長者」的典型，而更重要的是在史公心目中「守法不阿意」，才是「長者」典型的核心價值。

是以，從太子與梁王，乘車於司馬門不下車，而「（張）釋之追止太子、梁王無得入殿門。遂劾不下公門不敬，奏之。」⁶⁶不過，縱有張釋之的持正，亦必有大度之主如文帝，竟不罪之，反而自以為「教兒子不謹」又「由是奇釋之」，才得以保存，至於景帝即位，而形勢即以丕變矣。⁶⁷

固然，釋之最著明的持法不阿，乃在其任廷尉時發生之兩事：行人驚蹕與盜高廟坐前玉環。在行人驚駕之事，文帝幾墮馬受傷。而「廷尉奏當，一人犯蹕，當罰金。」文帝發怒，而張釋之回奏謂：

「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。今法如此而更重之，是法不信於民也。且方其時，上使立誅之則已。今既下廷尉，廷尉，天下之平也，一傾而天下用

⁶⁵ 參〔漢〕司馬遷：〈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〉，《史記》，頁 2761。

⁶⁶ 同前註，頁 2753。載：「頃之，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，不下司馬門，於是釋之追止太子、梁王無得入殿門。遂劾不下公門不敬，奏之。薄太后聞之，文帝免冠謝曰：「教兒子不謹。」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、梁王，然後得入。文帝由是奇釋之，拜為中大夫。」

⁶⁷ 因此，部分學者例如閻鴻中等，認為：「『長者』人物之沒落主在武帝時。……而且自古以來，政府機能急速的擴大，不可避免的要滋生許多流弊，以及引起社會的不安。武帝急功近利，推動新政過速，而檢討反省不足，故吏道敗壞，民生困苦而人心動搖。在此情況下，仍欲強制推行政令，則不得不用嚴酷之吏；且唯有只言執行、不計民情的違反社會倫理的人物才能勝任愉快。政府的施政目標和社會人心的需要既然相反，則『長者』在政治上的地位自必沒落，而政治文化的整個性格也就大幅轉變了」，見氏著：《從崇尚「長者」的風氣看西漢前期政治》（臺北：臺灣國立師範大學碩士論文，1988 年），頁 160。而從景帝時的表現，則衰落期始自武帝的說法，實在值得商榷。

法皆為輕重，民安所措其手足？唯陛下察之。」良久，上曰：「廷尉當是也。」⁶⁸

張釋之對於重建漢代法律精神的宣稱，具見於此事之奏報中。蓋縣民驚蹕，實出無心，蓋為避駕而處橋下，「久之，以為行已過，即出，見乘輿車騎，即走耳」，論其動機，何得以重罪繩之，但如在秦吏手中，「爭以亟疾苛察相高」，則必論死罪，甚以文帝也以為罪刑太輕，張釋之於秦漢一人專制的政權中，不得不承認天子制法，而法不可以控制天子，故他亦同意且「方其時，上使立誅之則已」，這便是逕自行使天子威權，不經一般的司法系統，這是君主的特權，雖廷尉亦不能不尊重。不過，文帝既捨棄使用天子的特權，而使事下廷尉，便表示尊重國家的法制，而此時亦即是天子的自訂的法制，為了天子自重，則必須強調法的公平與公開，故曰：「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。今法如此而更重之，是法不信於民也。……今既下廷尉，廷尉，天下之平也，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，民安所措其手足？唯陛下察之。」是則，如不經廷尉，則為特例，否則既經正式的司法系統，便只有尊重律例一途，否則「法不信於民」，便會直接造成社會動盪，故強調「廷尉，天下之平也」，即以強調司法系統的獨立與自主，當然法源來自天子，天子可得而更訂，但未更訂以前，則必須尊重制度，才能使社會安定，百姓對法制有信心。文帝亦是能服善之主，故認同「廷尉當是也」。

結合馮唐之論任將，馮唐為人頗「不知忌諱」，故而長居郎官，惟其祖皆居趙、代，頗知廉頗李牧之用兵。不過，在文帝自嘆：「嗟乎！吾獨不得廉頗、李牧時為吾將，吾豈憂匈奴哉！」唐曰：「主臣！陛下雖得廉頗、李牧，弗能用也。」⁶⁹文帝讓之，馮唐具對以為：

⁶⁸ 參〔漢〕司馬遷：〈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〉，《史記》，頁2754-2755。載：「頃之，上行出中渭橋，有一人從橋下走出，乘輿馬驚。於是使騎捕，屬之廷尉。釋之治問。曰：『縣人來，聞蹕，匿橋下。久之，以為行已過，即出，見乘輿車騎，即走耳。』廷尉秦當，一人犯蹕，當罰金。文帝怒曰：『此人親驚吾馬，吾馬賴柔和，令他馬，固不敗傷我乎？而廷尉乃當之罰金！』釋之曰：『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。今法如此而更重之，是法不信於民也。且方其時，上使立誅之則已。今既下廷尉，廷尉，天下之平也，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，民安所措其手足？唯陛下察之。』良久，上曰：『廷尉當是也。』」

⁶⁹ 同前註，頁2757。載：「馮唐者，其大父趙人。父徙代。漢興徙安陵。唐以孝著，為中郎署長，事文帝。文帝輦過，問唐曰：『父老何自為郎？家安在？』唐具以實對。文帝曰：『吾居

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，跪而推轂，曰閭以內者，寡人制之；閭以外者，將軍制之。軍功爵賞皆決於外，歸而奏之。此非虛言也。臣大父言，李牧為趙將居邊，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，賞賜決於外，不從中擾也。委任而責成功，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。

再復舉當世雲中守魏尚為例：

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，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，〔出〕私養錢，五日一椎牛，饗賓客軍吏舍人，是以匈奴遠避，不近雲中之塞。虜曾一入，尚率車騎擊之，所殺甚眾。夫士卒盡家人子，起田中從軍，安知尺籍伍符。終日力戰，斬首捕虜，上功莫府，一言不相應，文吏以法繩之。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。臣愚，以為陛下法太明，賞太輕，罰太重。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，陛下下之吏，削其爵，罰作之。由此言之，陛下雖得廉頗、李牧，弗能用也。臣誠愚，觸忌諱，死罪死罪！⁷⁰

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，則其後景帝而使周亞夫有功，實有賴這種不為遙制的傳統，這是馮唐的功勞。但也是由李牧而來的重要傳統，特馮氏敢言於帝前，而為雲中守魏尚解圍而已。在此傳中，魏尚被馮唐視作論將率的代表（參傳贊），但在〈田叔列傳〉中，魏尚又被田叔稱譽為「長者」（詳前文〈田叔列傳〉討論），則長者的典型非一，惟亦非無其共同性在也！馮唐與張釋之的共同觀點，皆以為為政治與軍事，皆不以秦吏秦法為然，蓋以軍功為賞罰標準，馮唐並不反對，但不能只考慮表面文件與規條，必須結合實際情況，此又再一次說明「徒文具耳，無惻隱之實」，惟重法律條文，而不重立法精神之為失當。是以，作為漢守邊將

代時，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，戰於鉅鹿下。今吾每飯，意未嘗不在鉅鹿也。父知之乎？」唐對曰：『尚不如廉頗、李牧之為將也。』上曰：『何以？』唐曰：『臣大父在趙時，為官〔率〕將，善李牧。臣父故為代相，善趙將李齊，知其為人也。』上既聞廉頗、李牧為人，良說，而搏髀曰：『嗟乎！吾獨不得廉頗、李牧時為吾將，吾豈憂匈奴哉！』唐曰：『主臣！陛下雖得廉頗、李牧，弗能用也。』上怒，起入禁中。良久，召唐讓曰：『公柰何眾辱我，獨無閒處乎？』唐謝曰：『鄙人不知忌諱。』

⁷⁰ 同前註，頁 2758-2759。

軍，其士卒由農民徵召成軍，不能視作職業軍人（夫士卒盡家人子，起田中從軍，安知尺籍伍符），這已是將率之難。至於率領此等部隊，所向有功，但文吏要求完全符合法律文本，質諸事實乃重罰多於重賞，故曰：「終日力戰，斬首捕虜，上功莫府，一言不相應，文吏以法繩之。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。」例如：「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，陛下下之吏，削其爵，罰作之。」即為顯例。故綜而論之，則「陛下法太明，賞太輕，罰太重」，殊難鼓勵前線指揮官的士氣，相反極可能因執法太苛，而使將士含冤，終至邊疆用不得其人，而自招外患。故雖才如李牧、廉頗，而不得人主尊信，又何能有功呢？故「文帝說。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，復以為雲中守，而拜唐為車騎都尉，主中尉及郡國車士」。

合本傳贊言兩人之論「有味哉」者，實史公能以此種典型事例，以標舉出「長者」的核心價值所在：

太史公曰：張季之言長者，守法不阿意；馮公之論將率，有味哉！有味哉！

語曰：「不知其人，視其友。」二君之所稱誦，可著廊廟。書曰：「不偏不黨，王道蕩蕩；不黨不偏，王道便便。」張季、馮公近之矣。⁷¹

有真性情的「長者」與無真性情的「長者」，最巨大的差別，在於核心價值與個人性格之有無，其核心價值的內容，即為有無「惻隱之實」的襟懷。故一論長者，一論將率，而合〈田叔列傳〉言，則皆論為人臣、為司法者、為民牧、為將率之「長者」也！其反秦法、秦吏的立場判然，而其核心價值，並非放棄法律，而是同時守法與守正不阿，故引書經謂：「不偏不黨，王道蕩蕩；不黨不偏，王道便便。」而此種施政原則，方合儒家政治理念，而不易於當世俗吏可見，故曰「二君之所稱誦，可著廊廟」者，即以能涉及施政之核心價值也！

景、武時期：只能維持「長者」的基礎形態，但由於基本上傾向「恭順」，沒有甚麼性格可言（參下節〈萬石張叔列傳〉討論），而有才智與堅持的「長者」，則於政治舞台上，日就失勢了！如張釋之及其子，史載：

後文帝崩，景帝立，（張）釋之恐，稱病。欲免去，懼大誅至；欲見謝，則未知何如。用王生計，卒見謝，景帝不過也。⁷²

⁷¹ 同前註，頁 2761。

張廷尉事景帝歲餘，為淮南王相，猶尚以前過也。久之，釋之卒。其子曰張摯，字長公，官至大夫，免。以不能取容當世，故終身不仕。⁷³

釋之之懼，除了在景帝為太子時，執法不偏，而得罪太子與梁王外，實更因其核心價值，把對人民的「惻隱之實」，置於「尊君」之上，於是欲引退而竟不能。後得王生計，而左遷「張廷尉事景帝歲餘，為淮南王相，猶尚以前過也」，則其初「景帝立，（張）釋之恐，稱病。欲免去，懼大誅至；欲見謝，則未知何如」，並非為過慮，亦足觀景帝為人之刻薄寡恩也。試觀寵臣晁錯之一朝被誅，則知釋之實有先見之明。而其子張摯「以不能取容當世，故終身不仕」，亦足見具才德與性格的「長者」於景帝朝內，是如何地被迫退出政治舞台。而馮唐告免，亦在景帝時，至武帝舉年九十之馮唐為「賢良」，實亦不過粉飾太平而已，⁷⁴故縱有長者在朝，而無有量度之人君，則又何能為役乎？

五、《史記》中「長者」形象的下降——景帝與武帝

〈萬石張叔列傳〉言漢家「長者」現象，但所論為漢「長者」的基本形態，甚或言「長者」核心價值的下滑與消亡，故如徐復觀以「長者」為取容者，即多引此而立論，但實必合三列傳對比而觀，始能見出史實的不同面相也！

萬石君石奮是高祖一手培植的漢代「長者」官員，他完全具備漢代「長者」的基本形態。從行事之原則論之，仍保持有禮以見寬仁：此於石奮言，乃起其家之資，蓋「奮年十五，為小吏，侍高祖。高祖與語，愛其恭敬……其官至孝文時，積功勞至大中大夫。無文學，恭謹無與比」；⁷⁵「文帝時，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，免。選可為傅者，皆推奮，奮為太子太傅」；⁷⁶「孝景帝季年，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，以歲時為朝臣。過宮門闕，萬石君必下車趨，見路馬必式焉。……子孫勝冠者在側，雖燕居必冠，申申如也。僮僕訢訢如也，唯謹。上時賜食於家，

⁷² 同前註，頁 2756。

⁷³ 同前註，頁 2756-2757。

⁷⁴ 同前註，頁 2761。載：「景帝立，以唐為楚相，免。武帝立，求賢良，舉馮唐。唐時年九十餘，不能復為官，乃以唐子馮遂為郎。」

⁷⁵ 參〔漢〕司馬遷：〈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〉，《史記》，頁 2763。

⁷⁶ 同前註，頁 2764。

必稽首俯伏而食之，如在上前。其執喪，哀戚甚悼。子孫遵教，亦如之。」⁷⁷然石奮既為太子太傅，為景帝師，「及孝景即位，以為九卿；迫近，憚之，徙奮為諸侯相。」是則，石奮為帝師而自九卿，放任外官，正是因為他「迫近」，而景帝憚之，觀乎〈集解〉引張晏曰：「以其恭敬履度，故難之」，⁷⁸這與袁盎建議文帝「益莊」，而達到使「丞相益畏」的政治果效，實相反而相成，但景帝之雅量不如文帝，甚而不及絳侯，故石奮雖有禮而不得不處受疑之地也！

從行為論之，仍保持不尚言而尚實：石氏以行為而非言語感召子孫，其例非鮮見，如：「子孫為小吏，來歸謁，萬石君必朝服見之，不名。子孫有過失，不譙讓，為便坐，對案不食。然後諸子相責，因長老肉袒固謝罪，改之，乃許」；⁷⁹「萬石君徙居陵里。內史慶醉歸，入外門不下車。萬石君聞之，不食。慶恐，肉袒請罪，不許。舉宗及兄建肉袒，萬石君讓曰：『內史貴人，入閭里，里中長老皆走匿，而內史坐車中自如，固當！』乃謝罷慶。慶及諸子弟入里門，趨至家」等。⁸⁰故以史公指出當時評論：「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，雖齊魯諸儒質行，皆自以為不及也。」⁸¹石奮表面上無奇節可錄，但實完全符合「長者」的基本形態。

至於其長子建，除謹於孝以聞⁸²外，雖亦謹小慎微，如：「（石）建為郎中令，書奏事，事下，建讀之，曰：『誤書！「馬」者與尾當五，今乃四，不足一。上譴死矣！』甚惶恐。其為謹慎，雖他皆如是。」⁸³但石建實為賢臣，觀其居郎中令要職，掌宮禁衛事，「建為郎中令，事有可言，屏人恣言，極切；至廷見，如不能言者。是以上乃親尊禮之。」⁸⁴此與《論語》載：「孔子於鄉黨，恂恂如也，似不能言者。……朝，與下大夫言，侃侃如也；與上大夫言，誾誾如也。君在，踧

⁷⁷ 同前註。

⁷⁸ 同前註。

⁷⁹ 同前註。

⁸⁰ 同前註，頁 2766。

⁸¹ 同前註，頁 2764。

⁸² 同前註，頁 2765。載：「（石）建老白首，萬石君尚無恙。建為郎中令，每五日洗沐歸謁親，入子舍，竊問侍者，取親中裙廁，身自浣滌，復與侍者，不敢令萬石君知，以為常」；同前註，頁 2766。載：「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。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，扶杖乃能行。歲餘，建亦死。諸子孫咸孝，然建最甚，甚於萬石君。」

⁸³ 同前註，頁 2766。

⁸⁴ 同前註，頁 2765。

踏如也，與與如也」無異。⁸⁵故至「建元二年，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。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，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，少子慶為內史」。但從石建的遷為郎中令，則竇太后以「王臧以文學獲罪」，而不喜「儒者文多質少」，則「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」，實正是孔、孟之至道，則其實於道家人物竇太后眼中，實不能明白儒家以實踐躬行為基礎，而非「文多質少」的「文學」之比也。是故，雖「長者」之質性，符合儒家的價值觀，亦不以之為儒者看待故。

事實上，純從政治利用的觀點言，石奮固為景帝所憚之師，而竟外放至諸侯相，其長子建如非因哀父而期年卒，則未必能若少子慶之能致卿相也！史云：

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，御出，上問車中幾馬，慶以策數馬畢，舉手曰：「六馬。」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，然猶如此。為齊相，舉齊國皆慕其家行，不言而齊國大治，為立石相祠。⁸⁶

相較石家子孫言，石慶乃是「最為簡易」者，但其謹慎之家風則一如石氏子孫。而後世學者雖多譏笑石慶，不過既「為齊相，舉齊國皆慕其家行，不言而齊國大治，為立石相祠」，則亦非全無政績可紀者。而「元狩元年，上立太子，選群臣可為傅者，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，七歲遷為御史大夫」，⁸⁷則石慶之發跡乃以德行為太子太傅，一如其父石奮，但不及乃父者，則未能以身正太子。其擢任丞相，非純以個人才力，而是考慮到其家族的聲望而任用，故曰：「萬石君先帝尊之，子孫孝，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，封為牧丘侯。」⁸⁸然而此非石氏以德行取為相之適當時機，蓋此「中國多事」之秋，武帝大興作、封禪，故：

公家用少，桑弘羊等致利，王溫舒之屬峻法，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，更進用事，事不關決於丞相，丞相醇謹而已。在位九歲，無能有所匡言。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、九卿咸宣罪，不能服，反受其過，贖罪。⁸⁹

⁸⁵ 詳程樹德：〈鄉黨上〉，《論語集釋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0年），卷19，頁635-639。

⁸⁶ 參〔漢〕司馬遷：〈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〉，《史記》，頁2767。

⁸⁷ 同前註。

⁸⁸ 同前註。

⁸⁹ 同前註。

元封四年中，關東流民二百萬口，無名數者四十萬，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。上以為丞相老謹，不能與其議，乃賜丞相告歸，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。丞相慙不任職，乃上書曰：「慶幸得待罪丞相，罷駑無以輔治，城郭倉庫空虛，民多流亡，罪當伏斧質，上不忍致法。願歸丞相侯印，乞骸骨歸，避賢者路。」天子曰：「倉廩既空，民貧流亡，而君欲請徙之，搖蕩不安，動危之，而辭位，君欲安歸難乎？」以書讓慶，慶甚慙，遂復視事。⁹⁰

武帝不知「慶文深審謹，然無他大略，為百姓言」乎？所以於天下多事之際，仍堅持在「慶甚慙」時，依然使其「遂復視事」，則正所以用其不能故。蓋丞相作為官僚首腦的代表，正與皇帝分享國家的「治權」（主權在天子無疑，但天子因分工的必要，不能不開放部分治權與官僚系統），而武帝用石慶之不才，正所以自用而收其權柄也！此故云：「上以為丞相老謹，不能與其議，乃賜丞相告歸，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。」石慶實不但石家為臣下態度丕變的先聲，亦是漢代「長者」形象下滑的徵兆，在社會上「長者」（如石氏）已建立了良好的社會名聲，即在天子亦不能完全違逆民意（甚至是先帝之意，蓋「景帝曰：『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，人臣尊寵乃集其門。』號奮為萬石君」），⁹¹但卻可選擇謹厚而無才的石慶，而不重用石奮，甚至更有才能，但更堅持信念的張釋之、馮唐等輩。是以，石慶用事，表面上是石家居官最為隆盛之時，但其實外強中乾，早已不復其父兄的恭謹而有實踐上的堅持也，故史稱：「慶方為丞相，諸子孫為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。及慶死後，稍以罪去，孝謹益衰矣。」⁹²此處言孝謹益衰，即表示此前根本已衰，而今猶甚，故云「益衰」，則石慶在世時，實衰象已確見矣！

至於衛綰，實文、景兩朝，皆以長者名之，雖然出身不高，但「醇謹無他」，故文帝以相託於景帝，「綰長者，善遇之」，而景帝亦善遇之，「歲餘不噍呵綰」，而「綰日以謹力」為報。⁹³至於景帝問：「吾為太子時召君，君不肯來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死罪，實病！」又賜劍考問衛綰，先帝之賜劍在否？「上使取六劍，劍尚盛，未嘗服也」，皆足見綰為誠樸之人。至於「郎官有譴，常蒙其罪，不與他

⁹⁰ 同前註，頁 2768。

⁹¹ 同前註，頁 2764。

⁹² 同前註，頁 2768。

⁹³ 同前註，頁 2768-2769。

將爭；有功，常讓他將。上以為廉，忠實無他腸」，⁹⁴則更可比〈秦誓〉對人臣的要求：

如有一介臣、斷斷猗無他伎。其心休休焉、其如有容。人之有技、若己有之。人之彥聖、其心好之、不啻若自其口出。是能容之、以保我子孫黎民、亦職有利哉。人之有技、冒疾以惡之、人之彥聖、而違之俾不達。是不能容、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。亦曰殆哉。邦之杌隤、曰由一人。邦之榮懷、亦尚一人之慶。⁹⁵

衛氏封侯雖以軍功，但其能至丞相，則由：

上立膠東王為太子，召綰，拜為太子太傅。久之，遷為御史大夫。五歲，代桃侯舍為丞相，朝奏事如職所奏。然自初官以至丞相，終無可言。天子以為敦厚，可相少主，尊寵之，賞賜甚多。⁹⁶

不過，衛綰「為丞相三歲，景帝崩，武帝立。建元年中，丞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，而君不任職，免之」，⁹⁷則武帝既可容忍「醇謹而已。在位九歲，無能有所匡言」的石慶，而不能用景帝託孤，「朝奏事如職所奏。然自初官以至丞相，終無可言」的衛綰呢？武帝所以罷衛綰，而用石慶備位者，非慶之才勝綰，而綰能代郎官受過，又不爭功，實賢於慶，惟不如石家之名譽，故不為武帝所用，武帝選用丞相的標準亦可見矣。而此事亦足見武帝之篤念舊臣，實不如景帝，亦可能如景帝於其師石奮，以其正道直行而有脅迫之感也。

至於張歐，亦可謂在景帝時，最有性格的「長者」矣。其非儒家人物，但卻有儒家「愛人」以德的表現，史載：

御史大夫張叔者，名歐，安丘侯說之庶子也。孝文時以治刑名言事太子。然歐雖治刑名家，其人長者。景帝時尊重，常為九卿。至武帝元朔四年，

⁹⁴ 同前註，頁 2769。

⁹⁵ 曾運乾：〈秦誓〉，《尚書正讀》（香港：中華書局，1972 年），卷 6，頁 301。

⁹⁶ 參〔漢〕司馬遷：〈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〉，《史記》，頁 2770。

⁹⁷ 同前註。

韓安國免，詔拜歐為御史大夫。自歐為吏，未嘗言案人，專以誠長者處官。官屬以為長者，亦不敢大欺。上具獄事，有可卻，卻之；不可者，不得已，為涕泣面對而封之。其愛人如此。⁹⁸

張歐以治刑名家，習為文法吏，而達到〈張釋之馮唐列傳〉中強調的有「惻隱之實」的「長者」核心價值，觀乎「自歐為吏，未嘗言案人，專以誠長者處官。官屬以為長者，亦不敢大欺。上具獄事，有可卻，卻之；不可者，不得已，為涕泣面對而封之。其愛人如此」。尤其「其愛人如此」一語，以對照石慶之「無他大略，為百姓言」，可謂賢愚立見。故而傳贊云：

太史公曰：仲尼有言曰：「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」，其萬石、建陵、張叔之謂邪？是以其教不肅而成，不嚴而治。⁹⁹

石奮、衛綰、張歐三位傳主，被史公視作「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」的代表，其德行能影響時代風尚，故謂「其教不肅而成，不嚴而治」，對於非儒家人物的張叔，史公亦能公平對待，並無門戶成見，實為史家當有的德操！史公以此三傳主，對比其他人物，如直不疑與周文等，史公言：「塞侯微巧，而周文處調，君子譏之，為其近於佞也。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！」並非故作恕詞，而是史家必須考慮，其人身處的歷史處境，在文帝有容之主下，長者可以有不同性格，但到了景帝，由於君主願意賦予臣下的空間已較前收窄，則未必能如文帝時有較多真正符合核心價值的「長者」出現，而到了武帝時候，丞相常居代罪羔羊之位，則能保持「長者」的基本形態，已屬難能，實不能苛責求全了，故「君子譏之，為其近於佞也」，而史公則考慮於惡化的政治環境中，仍然不愧「篤行君子矣」！則史公作史非謗也，實自有其恕道在焉也！

直不疑所以為「長者」，乃以「學老子言。其所臨，為官如故，唯恐人知其為吏跡也。不好立名稱，稱為長者」。具體而言，他同舍誤取金，以疑直不疑，而不疑不辯白，買金償；至其居官流言其盜嫂，他除了一語「我乃無兄」外，即

⁹⁸ 同前註，頁 2773。

⁹⁹ 同前註，頁 2773-2774。

「終不自明也」。¹⁰⁰其僅屬恭謹而不多言，為「長者」的基本形態，至謂其微巧者，則以其封侯之所謂「軍功」，實不稱其實，不過，「武帝建元年中，與丞相綰俱以過免」。

周文無論出身與人品，皆為五位傳主中最下者，惟其最能得幸於景、武兩朝中，史載：

仁為人陰重不泄，常衣敝補衣溺袴，期為不潔清，以是得幸。景帝入臥內，於後宮祕戲，仁常在旁。至景帝崩，仁尚為郎中令，終無所言。上時問人，仁曰：「上自察之。」然亦無所毀。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。家徙陽陵。上所賜甚多，然常讓，不敢受也。諸侯群臣賂遺，終無所受。

武帝立，以為先帝臣，重之。仁乃病免，以二千石祿歸老，子孫咸至大官矣。¹⁰¹

周仁史公所謂「處調」者，實其身份與景帝倡優所蓄之弄臣何別？根本不能稱大臣，其所以尚稱「君子」者以二：其一、上時問人，仁曰：「上自察之。」然亦無所毀；其二、諸侯群臣賂遺，終無所受。故能得「廉謹」而止，於國家百姓皆無能匡救，而為景、武兩帝所重，則兩帝時「長者」典型下降至何等程度，亦可想而知了！

六、結論

從以上史實觀之，則可以綜合回答引論中提出的諸種問題。首先，《史記》中描述的「長者」形態，究竟是不是西漢知識界的共同理解，還是史遷的一家之言而已。綜合西漢文本對「長者」一詞的勾勒，則「長者」在西漢政治社會上，確有其影響力在，並非太史公一人之言。不過，從《史記》中我們可以觀察到「長者」一詞的歷時性變化，其在先秦已具有愈正變綜合的三種「長者」意涵。然而，在秦季功利至極的社會風尚中，「長者」又逐漸淡出政治舞台（「長者」一詞亦同時淡出秦世的文本）。至於秦末，由於政治上的逆反，則「長者」再次受到社會重視。不過，漢高作為漢代「長者」的一代典型，卻同時隱藏著「不長者」的

¹⁰⁰ 同前註，頁 2770-2771。

¹⁰¹ 同前註，頁 2772。

性格。因而踏入漢代，「長者」的形象又較先秦更多樣化、更為立體了。然而，考《史記》全書，「長者」受到政治社會重視，並非起自漢文帝或以後，甚至在楚漢之交的動亂時代中，「長者」仍然是受到社會各階層重視的。是以，史公對「長者」形象的描述，似非純如徐先生指出，是以諷刺專制君主的目的而出，反而是在秦漢巨大的社會背景下，希望對「長者」多層次的形象特徵予以捕捉，來彰顯一種時代人格形態的轉化。

正因如此，對於不同學者於西漢「長者」形象的不同描述，其間不但不屬矛盾，甚至應視作史遷，特意引導讀者深思，進一步透過史實，建立起西漢長者的「立體」形象。這種形象的內涵豐富，非特有正面與反面，而且其風格、學問與治術，亦非僅一端。道家人物的簡樸寬大有之，如曹參乃是典型代表；¹⁰²而〈日者列傳〉中司馬季主對賈誼的質詢：「故君子處卑隱以辟眾，自匿以辟倫，微見德順以除群害，以明天性，助上養下，多其功利，不求尊譽。公之等喁喁者也，何知長者之道乎？」固是道家思想的一種展示。¹⁰³但「長者」的行事動機，並非純本黃老的「無為無不為」之旨，反過來是有禮義之心的謙退行為（如前節所述的張歐）。在太史公筆下，尤其接近漢武崇儒之世，儒家「師儒」被稱為長者，亦不屬少數，即如史遷親炙的韓長孺、壺遂，顯然屬於儒家教化之士，特其「內廉行脩，斯鞠躬君子」而為梁地「長者」代表也；¹⁰⁴至於列〈儒林列傳〉「通《尚書》」的兒寬：「溫良，有廉智，自持，而善著書、書奏，敏於文，口不能發明也。」也應屬於師儒型的「長者」。¹⁰⁵因此，《漢書·循吏傳》中，黃霸對「長

¹⁰² 〔漢〕司馬遷：〈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〉，《史記》，頁 2029。載：「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，重厚長者，即召除為丞相史。吏之言文刻深，欲務聲名者，輒斥去之。日夜飲醇酒。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，來者皆欲有言。至者，參輒飲以醇酒，閒之，欲有所言，復飲之，醉而後去，終莫得開說，以為常。」

¹⁰³ 〔漢〕司馬遷：〈日者列傳第六十七〉，《史記》，頁 3216。載：「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：『觀大夫類有道術者，今何言之陋也，何辭之野也！今夫子所賢者何也？所高者誰也？今何以卑汙長者？』」；又頁 3219-3220，載：「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，而鳳皇不與燕雀為群，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。故君子處卑隱以辟眾，自匿以辟倫，微見德順以除羣害，以明天性，助上養下，多其功利，不求尊譽。公之等喁喁者也，何知長者之道乎！」

¹⁰⁴ 〔漢〕司馬遷：〈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〉，《史記》，頁 2865。載：「太史公曰：余與壺遂定律曆，觀韓長孺之義，壺遂之深中隱厚。世之言梁多長者，不虛哉！壺遂官至詹事，天子方倚以為漢相，會遂卒。不然，壺遂之內廉行脩，斯鞠躬君子也。」

¹⁰⁵ 〔漢〕司馬遷：〈儒林列傳第六十一〉，《史記》，頁 3125。載：「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，

者」典型的繼承與改變，也是以上述儒家型「長者」居其先聲的。

本文指《史記》筆下「立體」之諸「長者」，非純調長者之行為／形態多端，而實調史遷之於「長者」一詞，能如《文心雕龍》所言「禮以立體，據事制範」¹⁰⁶之意在。是則，史公於「長者」描述，最為「別識心裁」之處，殆在勾出西漢「長者」核心價值的所在。從諸般「長者」的行事中，歸納出：有或無「惻隱之實」與「守法不阿意」，決定了是真正「長者」與否。這也是決定漢家「長者」與秦吏的「徒文具耳」風格的主要分野，此乃為「長者」一詞「立其體例」的真意所在。因之，且不論其人的職位（張歐即屬於文法吏系統、鄭莊則「以任俠自喜」，¹⁰⁷仍皆能算是「長者」）、思想（儒家或黃老）、性格（謙退持家的石氏，與「不知忌諱」的馮唐，應是兩種極端），甚至行事（孟舒受疑以為引致雲中數百人被殺）的差異，而皆可視作符合「長者」的內涵意義。

再進一步來說，文帝時的「長者」多樣性，遠較景、武兩朝的「長者」來得豐富而有性格，乃因為人君的大度與否，才是決定能否有符合「立體」長者形象的先決條件。景、武兩朝的「長者」，其所以沒落，不單純是人格下降（較前少了「惻隱之實」），更是多樣性格，因著帝王無容人之量，而逐步單一化，以致失去了個人的性情和風格，這也可能是「長者」在西漢中葉以後，未能與前賢相

歐陽生教千乘兒寬。兒寬既通尚書，以文學應郡舉，詣博士受業，受業孔安國。兒寬貧無資用，常為弟子都養，及時時閒行傭賃，以給衣食。行常帶經，止息則誦習之。以試第次，補廷尉史。是時張湯方鄉學，以為奏讞掾，以古法議決疑大獄，而愛幸寬。寬為人溫良，有廉智，自持，而善著書、書奏，敏於文，口不能發明也。湯以為長者，數稱譽之。及湯為御史大夫，以兒寬為掾，薦之天子。天子見問，說之。張湯死後六年，兒寬位至御史大夫。」

¹⁰⁶ 〔南朝梁〕劉勰：《文心雕龍·宗經》：「《禮》以立體，據事制範，章條纖曲，執而後顯，采掇片言，莫非寶也。」見王利器：《文心雕龍校注》（臺北：明文書局，1985年），頁11。

¹⁰⁷ 〔漢〕司馬遷：〈汲鄭列傳第六十〉，《史記》，頁3112。載：「鄭莊以任俠自喜，脫張羽於唇，聲聞梁楚之間。孝景時，為太子舍人。每五日洗沐，常置驛馬安諸郊，存諸故人，請謝賓客，夜以繼日，至其明旦，常恐不徧。莊好黃老之言，其慕長者如恐不見。年少官薄，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，天下有名之士也」。又云：「莊為太史，誡門下：『客至，無貴賤無留門者。』執賓主之禮，以其貴下人。莊廉，又不治其產業，仰奉賜以給諸公。然其饒遺人，不過算器食。每朝，候上之間，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。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，誠有味其言之也，常引以為賢於己。未嘗名吏，與官屬言，若恐傷之。聞人之善言，進之上，唯恐後。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。」

輝映的原因之一吧！¹⁰⁸對於太史公的良史之才，誠如徐復觀推許太史公以為：「此其所以『成一家之言』。而他把自己所作之史，便稱為『太史公書』（自序）。真能『成一家之言』，然後能成為萬人之言、萬世之言」，¹⁰⁹殆非虛譽也！

¹⁰⁸ 政治上的原因可能如閻鴻中所指：「武帝時各種人才平流廣進，『長者』遂失去其在西漢前期政治活動中的特殊地位。武帝曾拔擢的『長者』，一是卜式……武帝尊卜式以風諭百姓輸財助官，比起曹參、文帝禮重『長者』以化革吏習，其動機不同，而「長者」實質政治地位之高下也判然有別」。見閻鴻中：〈從崇尚「長者」的風氣看西漢前期政治〉，頁 163。

¹⁰⁹ 徐復觀：〈論史記〉，《兩漢思想史》，頁 337。

徵引書目

〔傳統文獻〕

- 〔漢〕司馬遷：《史記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2 年。
- 〔漢〕班固：《漢書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6 年。
- 〔晉〕陳壽：《三國志》，收入《四庫全書》第 254 冊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 年。
- 〔宋〕呂祖謙：《大事記解題》，收入《四庫全書》第 324 冊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 年。
- 〔清〕俞正燮：《癸巳類稿》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 1159 冊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 年。

〔近人論著〕

- 王利器：《文心雕龍校注》，臺北：明文書局，1985 年。
- 余英時：《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》，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87 年。
- 柳詒徵：〈長者言〉，收入《說文月刊》1944 年第 4 卷，頁 377-382。
- 徐復觀：《兩漢思想史》，臺北：學生書局，1979 年。
- 曾運乾：《尚書正讀》，香港：中華書局，1972 年。
- 馮樹勳：〈西漢初年的正統性問題〉，《人文中國學報》2008 年第 14 期，頁 287-322。
- 程樹德：《論語集釋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0 年。
- 閻鴻中：《從崇尚「長者」的風氣看西漢前期政治》，臺北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88 年。

The Image of “Elderly” in Sima Qian’s *Shi Ji*

Fung, Shu-Fun*

[Abstract]

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age of elderly during the Han dynasty, with a focus on different historical writings from the Han era, mainly Sima Qian’s *Shi Ji*. The main body of the paper falls into three areas. First, I undertake a brief comparison of the image of “elderly” in *Shi Ji* and in other Han texts, that discuss the concept of “elderly.” Second, I provide an overview of the chang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“elderly’s” image in the *Shi Ji*. This includes all records of “elderly” found in the *Shi Ji*. The latter will be fully investigated in this paper. Lastly, the paper clarifies the definition and meaning of “elderly,” to give a full picture of the concept of “elderly” in Sima Qian’s *Shi Ji*.

Keywords: Sima Qian, *Shi Ji*, Image of Elderly, Han Dynasty

* Associate Professor,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,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.